是否能幸福美滿

Dr's Wife

打從我對外子（史廸文）傾心之後，惟一深植在我心底的殘碎思維：“他竟是個醫學生，一個未來的醫生。”因爲、我曾經發誓過，今生今世絕無意和任一醫生扯上絲毫的情感。我是個已通過考試的合格護士，當然早對此種結合所常併發的“妻子遭棄症”不無先見之明。然而、感情上的昇華還是擊潰了理智；最後，我們還是在外子在學的第三學年結束的完成了婚禮。換言之、以往下的想法，總認爲祇配當個微不足道的小妻子，每每在夕陽西沉的黃昏，憑窗遠眺丈夫歸家的蹤影，共渡美好的夜晚；也因而思遷變異了。

初婚之餘，我的確是歡欣不已，同時暗地裏決心要好好的學習獲取幸福美滿的爲妻生涯。記得，甫於訂婚之際，我有機會和所屬照應的一位女病人（她是個着名外科醫師的妻子），就她個人多年的體驗，對我這即將成爲醫生妻子的忠告是什麽。結果、她立即用著諷刺的口吻回答道：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策！」。而且，提出三項理由：

第一：一旦妳身懷六甲時，妳便要患上一項極其嚴重的錯誤。

第二：假若妳申訴任何不過的話，就是再嚴重，仍難免是機械性的回答：「在熱浴盆裡泡一泡，再服上二片阿斯匹靈。

第三：我對外子惟一的期望是，結束巡視病床和討論會，下班後能夠及早回到家中。並且是僅好醫事此道，除此實不敢苛求也。

我凝視着這可憐的傢伙，同時對妳何以住院治療精神性胃病和未知因性發熱症（F O U）不覺恍然大悟。可憐的她，竟然單單就如此地耗費掉她大半的生涯，尤其對她自已身爲醫生妻子的婚姻更是激憤異常。她的一言一語，不覺間在我耳中嚮徹之至；然而、我當機立斷，決不讓這段不幸的遭遇改變我的主觀。

就這樣我工作，他求學之間，外子第四年的在學日子也倏忽而過了。當時，我們決定在外子學業完成之後，才談到屬於眞正我倆的家庭生活，而且、我們確實是作到了。我們的大兒子湯姆斯，就在外子當實習醫生的第一個月時呱呱出世了。

甫當外子學業終就之後，我們也從波士頓遷居到梅恩；那時，我正懷著八個月大的身孕，喬遷之餘，實有不勝孤獨的感覺，看着自已更是不禁憐憫和歎疚之至。

還記得，分娩的那天晚上外子正在急診室值夜班，深夜間，我携着手提包，步代艱澀地步下二樓公寓的樓梯，攔上一輛的士。司機打從我苦楚的面龐端詳了一香，不覺索然一怔，流露出無限驚恐的面色，並且不斷地喃喃自語，似乎這種遭遇對他來講尙屬頭一遭。我不得不輕咬着舌頭，按捺自已去責言他少見多怪。（因爲，這對我來講，幾乎是天天碰得上的小差事）。

抵達醫院後，服務台的小姐便衝著我說道：「那裡不舒服，需要我帮忙嗎？」當時，要不是顧慮到周遭的寧靜，我眞想馬上好好地哭上一場。我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剛才，我有些異樣地感覺，並且覺得似乎即將生產一般，所以我仍決定先趕到這裡來。」言下不覺全身有種強烈驚攣的感覺，這小姐見此便立刻給我送上一張椅子。

事後，我覺得十分慶幸，那段住院的日子，着實令我愉快非凡，只因，身爲一位醫生太太的我，竟然被當作一位名人般的禮遇。

日子就如此平淡的渡過，我發覺自已竟然日日夜夜地呆在家中孤單地陪伴孩子們而已。當此，我認爲不該就這樣不值得地把自己埋葬掉。所以每當外子下班之時，便把孩子們打扮一番，大夥兒一道去吃頓晚餐。雖然，我和孩子也常常爲著外子等上好幾個小時，但是我們發覺得到大伙兒一道用餐時的歡樂更是尤有倍之。同時，在等待的時候，也無形間使我們母子有機會和醫院裏的一些職員們相處得更加熟悉，更加親切。

當外子升上〃住院醫師〃之後，有二年間，他僅需每三天值夜班一次，我們相聚的時間也增多了，這無非更給我們帶來一項新穎而廣泛的展望。我們開始嗜好於加入當地的教會組織，並參與了一項所謂的少年集團的「共有教父（母）」，亦即和另一對夫婦，共同輪流地來照顧這個少年集團。當我們參加教會組織的當兒，我們下定決心，絕不拿〃公務太忙〃或是〃我們沒有固定作息時刻〃的藉口來隱瞞自己，否則人們常易因此把自己給關住了。除了極少數不得已的例外，我們幾乎參加所有欲望下的活動，更因而培養出我們更廣泛的嗜好。

另外，我也成爲醫院中「醫院太太俱樂部」的一員，藉此我竭力試圖和其他的女士維持親密的連繫。每月間，我們有一個聚會，除了暢談彼此日常的問題外，對當今的社會情勢風氣亦是各個高談濶論不已。但是，時常人亦有人提起她們幾乎無法忍受那時期下的孤單。我們並也極力試圖向她們鼓舞一番。

在我們當〃住院醫師〃的第一年，我們很高興又生下一位女孩（名叫露比卡）。小女的加入我們行列來，眞給我們這小康家帶來一番喜氣洋洋的氣息。外子，甚且儘其所能地抽出所有空檔時間來和我們共聚一堂。我們更可感覺到相聚時間的長久短暫已不再是幸福歡樂的關鍵了，要的還是相處下的本質了。

到了住院醫師的最後一年裡，我又參加了一項給主婦遞送茶葉的工作。也在這個時候，我有機會和一長的老太太接觸；因此，我藉機再就給一位年輕的醫太太的忠告是什麽，詢及這位女士。她已是年逾八十的，她和丈夫（是位醫生）已結婚了五十五年之久。她覆是：「假若，妳已嫁給一位醫生的話，我要提供忠那未免遲矣！……還是免談吧！」聽罷之餘，我不度啞然無語；然而，對那常下聽見醫生太太未能幸福的話法，我仍是力極否認。

在此，就讓我身爲一位醫生太太的立場，就此項提出一項新鮮的論調。事後，外子進入空軍服役二年後我們便建立自已的診所。我也一直未接受過任何適忠告。然而，相反地今天有人要我就此項問題作答的我會說道：「假若，妳打算和一位醫師扯上感情與婚話，我建議妳拋脫掉那觀望的態度，讓他歡悅地和妳吧！更不要把他當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的歲月耗費在那值得的等待之中，因爲這段時間反可給妳帶來更具歡喜悅的日子，諸如：携伴著妳步入所有的醫院、教堂及所有社交活動，甚且在妳挫折時亦能給妳帶來安慰及默的氣息。

在我附近的鄰居間，有許許多多女士，她們的丈夫不爲醫生，然而丈夫常常不在家中者實不乏其人。因此我懇切的說，做妻子的幸福與否，不單單是決定於丈夫職業因素而已，亦需考慮到丈夫個人的性格與修養，還家庭的生活情形，更可決定夫婦間的相處融洽與否。最，我更認爲要做一位幸福美滿的妻子的話，可別忘了養溫柔、體貼和慈祥的性格，而所謂「醫生」太太的頭銜在其次。

我倆不但渡過了“住院醫師”的歲月，並且外子的醫事事業更步進了一 新的創業生涯。我之所以開門見山地取用“我倆”一詞，乃因外子雖然是個醫生，但就我個人的直覺上，我在他的從醫生涯裡，確實佔有著極具份量的影響力。因此、在答覆這項問題的詳細內容之前，我能夠用十分堅信的口吻回答：「一定能夠！」。

貝蒂絲。寶汀

J. W. J.